



却从冷淡遇  
繁华

刘宏秀·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卻從冷淡遇繁華

刘宏秀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却从冷淡遇繁华 / 刘宏秀著. —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0.2

(围城文丛 / 高芳彤, 高春梅主编)

ISBN 978-7-80256-092-5

I. ①却… II. ①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1741 号

## 围城文丛:却从冷淡遇繁华

责任编辑 夏小鱼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http://www.qypublish.com)

电子邮箱 [qunyancbs@126.com](mailto: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封面设计 燕子

印 刷 烟台报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8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092-5

定 价 268.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却从冷淡遇繁华》序

哈占元

散文集《却从冷淡遇繁华》是一本真诚的散文集，是一本非常有可读性的散文集。年前作者嘱我作序，欣喜之余却又惶然。面对这样一本有韵味的书，如果写一些道貌岸然的官样文字，即所谓“权威样板”的评论——用一个框框去套所有的作品，或者写一些肉麻的吹捧文章；无论哪一种，都愧对眼前这些文字的。因为死的东西无法与鲜活生命抗衡，轻浮的东西无法面对真情的流露。

的确，“散文散”，是指它易写难工，含金量高；“散文散”，是指它自由宽泛，无定律可言。但是，散文却又像空气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谁都会感知它确实存在；像海一样，美丽单纯而含蕴无穷。在众多文学体裁中，以散文名于世的作家寥寥无几。许多大家熬白头发才写散文，许多经书都以散文形式出现而让人万世景仰，就说明了散文的地位与难度。

散文，经常让一些所谓大家感觉到它是诗或小说的“下脚料”。如果真是这样，那上好的金属在多年积淀、提纯、加工、提炼中，定

会打造出一朵精美的、献给心爱人的金蔷薇。《金蔷薇》，看过它的人，谁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世界散文的名著呢！可是，无论怎么说散文是有自己“本体”的，而绝不是谁的“下脚料”。散文的宽容让它把诗与小说的手法引进来，以丰富自身，而并非让它们来改变自身的性质：散文中找到诗的魅力——是非常迷恋精神上的美；散文中出现小说的情节，是以情感的真实性和透视自然社会的精神美。散文中不是用诗与小说等等一系列规律来搪塞，而是本能地用人性的善良公正来艺术地评说世间百态。这一点，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都能做到。米哈伊尔在纪伯伦的身旁，对着灵魂远去的肉体，向着天空祈祷“真主呵，请给我正直的灵魂与善良的心”。他向造物主渴求的，正是散文中要达到那个完美理想的渐近线，那个渴求者的终极目标。散文作者在文中表达的艺术真实性，使我们更接近生活，更接近心灵，更接近真理。

纵观当下的散文创作，我们首先看的是名作，并非先是名人；凡人的名作要远远强于名人的平庸之作。因为名人以名作著名，而平庸之作才是真正的“下脚料”。群众一句话：能耐大不大，不管是谁，拿作品说话。

刘宏秀的作品呈现在我面前，反复读了几遍，感慨颇多。说创作艰辛，那是她自己的事——谁让她乐于从事这项事业，从而把美呈献给读者呢！而从创作者和读者的角度看，刘宏秀的散文，我体味几个方面，信笔写来，以达心迹。

首先，有写的。

她是一个勤奋的作家，眼勤、手勤、脑勤，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她喜欢旅游，每年要走好多地方，在到达之前就寻找了很多资料，到达后再寻找重点目标。比如写到葛，从《诗经》中记载到产地性能等诸多方面考证并感悟它的美学特征。最可贵的是，她

从不放过旅途中对风景的观察与描述。在旅途极端孤独中回忆自己自发的思想，合以大自然的心灵高尚，任何人都会认为是真实的，那是全人类的共同情感。从《成都印象》就能看出，一路风景的变换与内心感受的诉说，她注重了个人独特的普通自然，而非普通意义上的科学自然特征。

“夜过秦岭，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在四月的星空下，从北向南，我在穿越中国的腹地，穿越季节的分水岭。安镇、东坪、旬阳，隧道，群山，我努力记下在黑暗中看到的每一个一晃而过的名字，虽然我不知道它们的模样，但是，我经过了它们，跨越了它们，是我在这个夜晚最值得珍藏和回忆的记忆，我喜欢记住走过的每一座地标，包括河流，山川、村庄，甚至岸边的一头老牛，水田里的一群白鸭，这些沿途的风景都会成为心情，今夜，我只能记下黑暗中的点点灯光和灯光下的黑夜。夜过秦岭，早已不是旅途中欣赏的风景，有一种暗藏心中的心绪在喷涌激情，已经是这个夜晚最挥霍的享受。”

这段沿途描述的精彩甚至超过了到达成都后对目的地的描写，也观照了自然的美丽是她心灵的美，观照了大自然的灵魂就是她心灵的规律。一滴至美的露水并不知道来自何处，生活并不按照文学的理论而前进，而是文学随着生活的趋向而改变。这也让她在创作中不自觉地避开了那些作家们致命的“自闭症”和“自恋狂”。由于生活节奏快，世事繁多，精力分散在琐碎事物上会使心灵破产；及时记录下来，及时集中整理出来；一切用心，都能成篇，这是创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记得当时，我们来到唐代女诗人薛涛的纪念馆，深绿色的竹园中，黄昏风已让这里幽微静谧的时光摇荡不定。她将薛涛的资料掌握得很多、很准。在这里，她忘情地搜寻记忆中诗人的生前印迹。无

论是薛涛笺、书法拓片，还是寂寞的翠竹、拖地的杨柳，都让她激动不已；无法自持的情感让她迫不及待地向人倾诉，天真失态的动作里，声音有些柔颤。我们当时暗地里笑她迂，事后想起来，如果没有如此的深情投入，就不会有那些展示在世人面前刻骨铭心的文字。如果没有那呆呆凝视的时光的悄悄推移和缓慢变化的黄昏絮语，就不会有蕴含着万事千情、无法捕捉的深刻迷离。

其次，写自己的。

她是一个热情爽直的人，每到描绘令人赞叹的地方，她都会毫不缩减地，带着急切的自信，热情奔放中说出自己的全部看法。因为她有着一颗炽热的心，这也成就了她写出自己特性来。在创作中，最可怕的艺术惰性来自于毫不知晓的“彼此重复”和不知不觉中的“自我重复”。彼此重复会造成“人云亦云”“跟潮”的毛病；自我重复会造成创作“千篇一律”而自以为这是个人的“风格”，就像“杨朔体”一样，单看哪个都不错，合在一起就雷同乏味。这些是最让作家头疼害怕的事。刘宏秀在景物观察与描述中，渗透了她自己独到的情感，月下的芦苇、母亲的回忆都让人不自觉地感触她内心深处特有的独白。“记忆之中的月色永远比眼前的清凉，那一地清辉给记忆里的童谣画上永不退色的背景，即使在草垛的背面，黑暗也不能让童心畏惧。只有从摇曳着黑影的杨树林中偶尔传来的一声夜半鸟叫，才骤然增添了夜的宁静和恐怖，让早已疲惫的母亲找到哄我们回家的借口。

多年后，我一直把在城市公园那一弯浅水中的几束蒲草想象成童年的芦苇，更固执的认为，那一层层随风荡漾的芦花是被秋月的清辉染过的，那种苍白，那种清清凄凄，只存在于遥远的记忆里了，即使面对这满眼的秋月，我再也找不到曾经收获过的那种属于自己的颜色。”（《季节是岁月的符号》）

多角度、多层次、多手法的叙述，参之自己当时特定的情感。一个好的作者，虽然面对的材料已经被用过千百次，依然写出来能像次日的清晨那样清新。如“椿树下的萤火虫打起灯笼照亮乡村的每个角落的时候，麦场上的电影散了，汉子们扛着爬在肩头已经睡着了的孩子，急匆匆往家走。媳妇们搬着或长或方的凳子跟在身后，拐弯时不忘喊一声：‘蛋儿，醒醒，到家了。’”（《远方的夏夜》）“时髦”的瞬间起伏的作家确实有才华，像闪电一样，来得快，垮得也快。成熟的作家则是以生活和人文涵养为基础，以思想为中枢，以自身情感为生命的。“春梦未随霜鬓改，童心犹似少年痴”，这两句话来描述刘宏秀的性情与真诚是很恰当的，“鱼为奔波如化龙”恰是她长于奔波、不断探求精神的写照。

再次，写出好的。

在刘宏秀的作品中，不是篇篇都好，这本书也并非她作品的全部，而是一本选集；即使这样，真正上乘名篇佳作也为数不多。但有这些就足够了。许多名人名作也不过三五，何况现在许多“大师”“新锐”的集子都是“满纸荒唐言”，令人不忍卒读呢。“丹青难写是精神”，好的文章，在于抓住所状之物的“神”，比如写做徽州文化，她就抓住徽州水软山温的梦一样的温润蕴藉的特质。“学堂大多就开在旧的祠堂里，他们沿袭着崇尚儒学的乡风，自古以来，‘西村夜读’就是一道风景，我所知道的孝义祠，就是从上个世纪的1917年辟为本村学堂，在那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他们在以后的经商之道上也先商后儒，以文化人的道义博取商界至高无上的诚信，才得以生意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他们把这种理学思想一代代向下延传，以至于在这里形成‘处处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的蔚为壮观之学风。”（《徽地遗梦》）；

写赵王城，就抓住赵文化的慷慨悲壮的特征，从赵之建国的创



业之艰辛，到秦赵长平之战的血河，直至廉颇等名将的扼腕之叹，最后的焦点聚集在一代英君赵武灵王身上。文章大气，一脉相连。“任何一个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只有他，一只孤独的神鹰，屹立于那片火红的晚霞之中，这就是那位在华夏军事史上被梁启超赞为‘黄帝后第一人’的一代君主。年轻的生命早已随风而去，他那鹰一样的翅膀也曾被束缚，他像困兽一样仰天长啸。但是，谁又能挡住照耀在他身上的那束来自于天地之间的光芒？”（《日落赵王城》）

写雒乡的记忆，画出了燕赵文化的民俗风貌；写南昌之约，勾勒出八大山人的清冷与孤高；写父亲，摆动着坟上的那簇黄花。

写赵孟頫，开放在元朝的那朵无主桃花，道出了宋代遗民的复杂心理特征和艺术上的高华境界。写徐渭，绘出了明代专制高压之下的知识分子狭窄精神空间的变态生存方式，也透视出作者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

在她精当的描写中，手法变化多样，有的如徐志摩“翡冷翠”的风格——“浓的化不开”。却又细笔轻描，勾筋点醒，清丽自然可爱。“雨中观荷，多了一份安逸，远处，烟波虹桥，曲廊回转，近处，绿柳青垂，荷叶高擎，三两顽童，向水中投食，几尾红鲤，倏然现身，引来小儿呼叫，竞相数鱼，鱼隐青叶之下，花影如鱼，竟乱了儿童方寸，嬉笑追逐，如鱼入水。风吹莲叶，洒尽万千珠落。”（《我的荷》）

有的如白描一样准确——风神澹宕，摇曳生姿。“透过车窗，甘淘河的河床逐渐宽阔，大片裸露着的卵石以掩饰不住的苍茫撞击着夕阳的余光。几头牧归的牛和一位赶牛人远远地出现，路边的绿色在快速移动、后退，一幅动态的风景。我的视线停留在河床里的牛和人身上，竟然注视了很久，很久。”（《琢石》）

在写于家石寨时，那段描述把民俗风景、揪人心动的一刹那十

分精确地描摹，淋漓尽致地发挥着传神的魅力。“一阵高亢嘹亮的唢呐声打破村庄的宁静，那声音悲壮、高亢，余音袅袅，惊诧于现实的目光追寻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恸哭从一对缓慢移动的白衣队伍中传出……

高台上，矗立着古老而独特的清凉阁，几个人站在树荫下指指点点，大概是在谈论“风动匾”的传说。远远望去，像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

穿婚纱的姑娘也在朝远处观望。这悲壮的哭嚎似乎对她构不成心灵上的不悦。生老病死，人之常理。她更关注于摄影师的摆布，随着高跟鞋在石板街上敲打出音符，一袭白色的风景飘远了。与刚才那送别的队伍相比，一个人的灵魂被送到河对岸的山岗之上，另一个，却是人生的刚刚开始，同样的白色，一种仪式的举行，却有着生与死不同的涵义和隔膜。”（《琢石》）

我们叹服于这种灵动惊奇的描写，这种惊心动魄的描述，这种感情精细铺陈与大面积板结，以及细节与闲笔的自然运用，这是仅仅属于她一个人特色的佳作。诸如此类，以俟读者观。

2010年3月（作者系河北省作协特聘文学理论研究员）

## \ 目录 \ CONTENTS \

|                |    |
|----------------|----|
| 徽地遗梦           | 1  |
| 白露为霜           | 10 |
| 缘聚铜钹山          | 13 |
| 盛名里,那一片幽篁      | 23 |
| 成都印象           | 25 |
| 雾锁龙泉寺          | 32 |
| 开在水里的水仙        | 36 |
| 一片叶子           | 39 |
| 秋天的咒语          | 41 |
| 寂寞禅果寺          | 45 |
| 阡陌元裔           | 48 |
| 云岩寺禅觉          | 54 |
| 与古镇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 | 60 |
| 摩天岭下长寿村        | 70 |
| 北果村记           | 76 |
| 却从冷淡遇繁华        | 81 |
| 初识徐渭           | 83 |
| 开在元朝的那朵无主桃花    | 86 |

|            |     |
|------------|-----|
| 食本味        | 90  |
| 曲径通幽禅房深    | 93  |
| 那个冗长而慵懒的午后 | 97  |
| 季节是岁月的符号   | 100 |
| 槛内净土       | 105 |
| 琢石         | 108 |
| 寻梦黄梁       | 115 |
| 暗伤         | 118 |
| 守望         | 122 |
| 远方的夏夜      | 127 |
| 我的荷        | 131 |
| 雁湖遐想       | 134 |
| 灯下谈        | 137 |
| 傩乡记忆       | 142 |
| 不能随风而去的思念  | 148 |
| 京娘湖 女儿湖    | 155 |
| 谁见美景天堂来    | 160 |
| 千年广府       | 164 |



|             |     |
|-------------|-----|
| 村庄,一个人的叙述   | 169 |
| 走马苗玉闯       | 176 |
| 穿越          | 181 |
| 永远的船歌       | 186 |
| 南昌之约        | 189 |
| 那段爱,如风而去    | 194 |
| 三清山,我与你缘定三生 | 208 |
| 日落赵王城       | 213 |
| 夕光,掠过马背     | 218 |
| 春天的落叶       | 221 |
| 二月立春        | 226 |
| 葛           | 229 |
| 一首清冷的月光曲    | 232 |
| 铁马冰河入梦来     | 235 |
| 青山遮不住       | 240 |
| 河口老街        | 246 |
| 滦州怀古        | 250 |

## 徽地遗梦

—

从上饶开出的汽车疾驰在赣东北青葱如黛的崇山峻岭之间,像一柄白色的箭簇刺穿黑暗。到达婺源古城紫阳镇,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以一个夜行者的身份出现在古城街头,我竟没有一丝身处异乡的恍惚。从出站的那一刻起,我的身边就多了一个素衣青年,他不温不火地劝我坐他的车到新城去,说那里的酒店多如牛毛又很便宜。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在夜色里登上一辆陌生男子的车驶向没有方向感的黑暗,于是婉转地拒绝。他也不恼,在跟随了我将近 200 米后转身离去。其实后来看来,这正是我的狭隘与悲哀之处,我应该在夜色中住到晓起亦或江湾,去直接感受古村落神奇夜景下的安静,而不是在一个充斥着别人遗留过体味(我这样想过)的酒店里熬到天亮。

那一夜,古徽州大地上落下一场不期而至的秋雨,也落进一个独步异乡的游子半寐半醒的梦乡里。

翌日,晨,雨线如丝,雨巷悠长,忽然渴望看见迎面走过一个打着油纸伞的江南姑娘。打开行李箱,才发现我的开放着紫百合的天堂伞不知遗落在旅途的哪个角落,望着满街被昨夜之雨洗净纤尘的香樟树,心平静得如一潭深泓。

仅仅几天之前,我在一张地图上,看到了婺源这个名字后,心里就像多了一桩牵挂已久的心事,放它不下。那时,我的身影出现在武夷山脉丹霞地貌的巅峰之上,正“极目楚天”。踏足鸡鸣三省的赣东北之地,心情时时被这江南的山水滋养,我的目

光一直被江南葱翠的表像迷茫着，即使在红色的沉积岩上行走，依然摆脱不了那种氤氲着雾气的远山竹海的牵念。于是，从广丰到婺源，我自觉不自觉地在这被称作江南绿色心脏的葱茏丘陵之间留下自己孤独却不寂寞的身影。

## 二

站在雨丝纷扰的天空下，更远的沱川理坑和浙源凤山在我的想象之外，终究以独行者的姿态走进婺源。在这之前，原以为一脚踏入的是中国最美的乡村风景，却在不经意间踏入徽商生息繁衍的崇山峻岭中。古徽州之地的婺源在民国二十三年之前一直属于古徽州六县之一，尽管它现在的归属之地是江西，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永远是古徽州遗留在赣东北的一颗璀璨明珠，岁月悠悠，更像做尽了的一帘幽梦。尽管，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会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但对于我，却对这块遗世独立的地方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和向往。在我的眼里，那是一个深藏了文脉、也深藏了乡愁的地方。

从春秋时期的燕赵大地踏足南国吴楚分疆的浙源沱川，时空的迁移如阳光下的流水无边地漫漶。老街、古井、廊桥、围屋出现的时候，田野不再是中原以北一望无际的辽阔。视线总被秋天层层推进的山峦阻隔，土地在绚丽缤纷中变化，稻田是一块魔幻的色彩，山峦是魔方。赣江、信江、丰溪河、浙溪、婺水、星江河、沱川成为交织于大地之上的一条条彩带。一路走来，我极力记下这些水淋淋的名字，连同岸边低伏的芦苇，水上飞舞盘旋的白鹭、河边悠闲休憩的水牛，以及跨河而过的木桥。这些站立于大地上的物像以水中匍匐的姿态在我的眼前呈现，又以青山、白云以及水中的倒影构成立体的风景。中原的青纱渐渐退去，隐匿于想象之外，思绪被这一缕缕略带潮湿的清新滋润着，仿佛落入水中的雨点，一圈一圈慢慢地散开、散开。

现实的天空依旧来自于眼前,到达沱川理坑的时候,时近中午,我的脚步被浙溪边一座现代化了的小屋阻挡,它像一个门环,需外人礼貌而恭敬地敲响。这让我好笑,想想在婺源车站就把生死交给一个叫滕旺来的年轻人,是他用一辆摩托车载着我在这崇山峻岭中一路驰骋,60多公里的山路,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向着大山深处远行,像一只自投罗网的昆虫,却是飞蛾扑火般地决绝。从那个小窗口递过去二十元人民币后,我获得了一张通往古村落的通行证。清澈的溪水从不远处的百子桥和天心桥下静静地流过,小村依山傍水,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陌生人的进入对他们构成什么危害。事实上,他们正在一天天接受这样的现实,陌生变得习以为常。蜗居山里的徽地乡民,却独享着来自外面世界的各种信息。闲适的老人坐在桥上看远处的风景,却成了另一个人眼中的一道风景;一只只土狗安睡在光滑的石板街上,慵散得连眼皮都懒得睁开一下;临街的小店挂着猩红的灯笼,只有你抬脚迈进去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清秀的小姑娘微笑着对你说:“要不要带一些婺源的绿茶回去。”除了那辆沾满风尘的摩托车算是一件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之外,你的眼前全部是一幅铺展开来的宁静和恬淡,远山的竹海(抑或茶园吧)、脚下流向纵深之处的溪流,粉白的墙、曲折的小巷,连同阳光照射在马头墙上投向地面的暗影一同构成一幅江南田园的安适画卷。

在沱川理坑,于一间高大的门楣前驻足,眼光向着青天里仰视。以这种仰视的姿态都不能读懂其中的含义,高大的府第竟是一个“商”字的无限放大:垂露滴翠的荷叶是那个高高在上大大的“点”,象征了荷和生财。在仕农工商的年代里,商人的地位远远不及现在,他们在没有仕途,没有土地的困窘下才背起行囊,走上行商之路,漂洋过海,远走他乡。至死不做“茴香萝卜干”(回乡落魄的谐音),一旦积蓄了财力,便叶落归根,在故土大兴土木,彰显富足之气。出生于理学渊源的礼仪之乡,他们一律地崇尚理学,由商及儒再官,一旦发迹,门庭若市,达官显贵趋之若

鹭,门口竖起高高的旗杆和阔气的上马石,一个个身影从那个商字的门洞下进进出出,这时候商人的心里便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一种近乎癫狂的心理平衡。

我的眼光始终被那块残存在时光之中的旗杆座濯亮着,它们荒芜在时间的秩序里,没有了从前的风光和绚烂,尽管宽大的粉墙上依然留下寓意“叶落归根”的雕饰,可是人去楼空时光倥偬,原先的恢弘在这秋日的阳光下慢慢地老去,变成时间的容颜。

花厅是沱川理坑唯一的一处苏州园林式的建筑,一改徽派格局,营造出一个江南园林的隽永和清秀来。站在门前,一眼望进去就是一个满园春光关不住的景致。走进去仔细看,却是一派的颓废,雕花楼栋的窗棂下摆着十几个灰头土脸的南瓜,屋里走出一个面色清矍的男人问我们是不是要购买摆在当院竹床上的工艺品,我连连摆手,赶紧退去,心生落寞之感。在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一坐在石条上低头假寐的老女人,她用一块退色的蓝布将头脸几近包起来,只有在行人走过的时候才扬起那双迷茫的双眼。看到有人注意她,就伸出手,干瘪的嘴里吐出这样的几个字——“发烟拍照!”。我起先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走在我身边的旺来告诉我,她曾经是花厅的女仆,大半生的光阴留在了这里。如今,物是人非,她依旧不愿离开老宅,以主人的姿态自居。有人想拍照,她就向来人要烟抽。或许,在袅袅上升的青烟里,她能重新回到从前,回到銮铃叮咚的少女时代吗?

在幽深的石板小巷里迂回行走,你像一个安静的影子,思绪需要用沉思来解读。屋角的暗影下,总会有一个个静止的身影在那里静静地蛰伏。在来时的路上,这些身影曾经出现在我的镜头里,他们骑了单车,轻盈的身影在青山中一滑而过。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美院的学生,成群结队聚集在一个个山清水秀的小小村庄里,将一个个斜翘的飞檐、高耸的墙角、低回的廊柱和满目疮痍的门楣用画笔描摹到宣纸上。我在一个叫“溪边小筑”的酒吧